



历史上的今天

(二十五)

张俊杰 主编

目录

4月6日	1
国内.....	1
1945年董必武赴美参加筹备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	1
1969年爱国将领张治中逝世.....	4
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	18
1992年中国与亚美尼亚建交.....	29
1984年我国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	38
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	39
国际.....	46
1900年英美法德四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总理衙门.	46
1972年埃及宣布和约旦断绝外交关系.....	47
1917年美国向德国宣战.....	47
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作家赫尔岑诞辰	54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画家拉斐尔诞辰	54
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开幕.....	55
1909年美国北极探险家皮里成功地到达北极... ..	56
4月7日	79
国内.....	79
1921年国会非常会议推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79
1983年南南会议在北京闭幕.....	80
1298年郭守敬制成天文钟.....	87
1990年我国成功发射“亚洲一号”卫星.....	109
国际.....	111
1965年联邦德国议会在西柏林举行会议而引发了 同民主德国的危机	111
1980年美总统卡特宣布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	112
1963年南斯拉夫议会通过铁托任终身总统的新宪	

法	112
1985 年戈尔巴乔夫宣布暂停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	113
1947 年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逝世	114
1948 年世界卫生日	118
1986 年玛格丽特的小说获“巴黎里茨海明威奖”	118
1772 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诞辰	119
4 月 8 日	124
国内	124
1695 年北京故宫太和殿（俗称金銮殿）建成 ..	124
1896 年上海交通大学建校	125
4 月 8 日是“四·八”烈士遇难纪念日。	125
1984 年我国发射了一颗试验通信卫星	128
1983 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斐逝世	128
1968 年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致死 ..	132
国际	133
1973 年印度政府派军队开进锡金首都甘托克 ..	133
1973 年西班牙画家毕加索逝世	134
1989 年墨西哥贩毒大王落网	134
1935 年《纽约时报》发行人奥克斯逝世	135
4 月 9 日	143
国内	143
1936 年张学良与周恩来密谈合作抗日	143
1968 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程潜逝	
世	170
1997 年吴作人逝世	170
2003 年著名剧作家吴祖光逝世	172
国际	172
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	172

1940 年纳粹德国军队采用闪电战入侵丹麦和挪威	173
1981 年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	173
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诞辰.....	175
1931 年位于纽约曼哈顿区的帝国大厦建成启用	176
1984 年日本建成世界第一座“无人工厂”....	182

4月6日

国内

1945年董必武赴美参加筹备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

董必武 (1886 ~ 1975) 革命家，法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名贤琮，号璧伍，又名用威。1886年3月5日生于湖北黄安县城一个清贫的乡塾教师家庭。青年时代留学日本。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和1917年两次东渡日本攻读法律，从事律师工作。1920年与陈潭秋等在武汉组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武汉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1931年回国后，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

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

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政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曾当选为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病逝于北京。主要著作编为《董必武选集》。

附录：旧金山，又译圣弗朗西斯科或三藩市，是美国西部重要的海港城市，金融、贸易和文化中心。它地处加利福尼亚州西北部，太平洋和圣弗朗西斯湾之间半岛的北端，三面临海。城市面积约120平方公里，都市区面积6,428平方公里。

“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是1847年墨西哥人以西班牙文命名的，当时这里的居民只有800多人。1848年这里发现金矿后，移民蜂拥而至，掀起了淘金热。许多华人作为“契约劳工”来此挖金矿，修铁路，备尝艰辛。此后大批华工在这里安家落户，他们称这座城市为旧金山（以区别澳大利亚的新金山）。1906年，一场大地震毁掉了市内的许多设施和建筑后，旧金山开展了大规模重建。

旧金山的水域面积占总面积的2/3，市区与周围城镇以桥梁相连接。市内地势起伏，共有大小岗峦42座，主要山丘双峰山、戴维森山和苏特罗山等海拔在270米以上，最有名的是诺布山和电报山。这里气候冬季温和多雨，夏季凉爽多雾。年平均气温最低11℃，

最高 17 。年平均雨量 790 毫米，集中在 11 至 4 月。

旧金山海关区诸港是美国最繁忙的国际港口之一。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山岭在金门海峡处陷落海底，旧金山湾与太平洋连通后成了良港。湾西岸即旧金山半岛的东岸，是旧金山市区所在地；湾东岸是奥克兰。东西两岸全是工商业区。由旧金山向南直到湾南头圣何塞，其间有一连串的小都市满布湾西岸。湾东岸也有同样情形，以奥克兰为中心，北可包括伯克利、瓦列霍；南可包括海沃德及弗里蒙特。

湾西岸同湾东岸之间有 4 座长桥，其中最重要的一座长桥从旧金山直达奥克兰，称为旧金山 - 奥克兰湾桥，为收费大桥。它是世界上最长的钢结构高架桥，包括两边引桥，全长约 13.3 公里（桥身长 7.2 公里），共有 51 座桥墩，最深的桥墩深入水下达 73.8 米。该桥于 1933 年 5 月动工，1936 年 11 月完成。另一座大桥横跨金门海峡，称金门桥，也收费。

金门大桥 1933 年 1 月动工，有 6 个国家的人员参加建设，用了 2.4 万吨钢缆，1937 年 5 月建成。桥总长 2737 米，两个主桥墩约为 65 层楼高，主桥墩之间的距离为 1280 多米。金门桥气势宏伟，外形壮观，色调独特，已成为旧金山的标志。

旧金山的经济以服务业为主，金融和国际贸易也很发达。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美洲银行总部就设在这里。旧金山还盛产各种水果、蔬菜以及鲜花。

旧金山也是一座文化都市，共有 18 所高等院校，如 1855 年创立的旧金山大学；1873 年建立的加利福尼亚 - 旧金山大学；及 1899 年创建的旧金山州

立大学。市内还有世界闻名的柯伦剧院和金门剧院。北海湾有一条长约9公里的海滩，是全国艺术家的一个活动中心。美国近代作家杰克·伦敦的故居位于郊区，已被辟为纪念馆。

旧金山是一座国际化城市，人口构成复杂，有很大的亚洲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墨西哥人、黑人和西班牙人的社区。每个社区都有各自的特点。市内的唐人街据称是亚洲以外最大的华人社区。1980年1月28日，旧金山与中国的上海结为友好城市。

1969年爱国将领张治中逝世

1969年4月6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逝世。张治中（1890~1969）是安徽巢县人。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战时曾任国民党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主张国共谈判，和平建国。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北平谈判。谈判破裂后他留在北平，同年被邀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和平将军张治中：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内部主张和谈的呼声又起。

许多人都把和谈的希望寄托在张治中身上。从理论上说，这一次国共和谈，只须对代总统负责，与下野总统是不搭界的。然而，两个多月以来的事实说明，“蒋总统”尽管下野了，但下野的只是一个总统名义，而非

总统职权。从党务与军事，到政治与经济，仍然都得报告蒋总裁定夺。所谓的代理总统，只是一个代而不理。这样一来，不但李代总统大动肝火，代总统的左右，亦不免群起鼓噪，一个个颇为负气地说：“我们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

张将军真是古道热肠，看到李、蒋之间的这种倒置关系，不禁产生了劝蒋出国的念头，以为只有放手放李一搏，和谈才有希望。3月3日，在李代总统秘书长吴忠信的陪同下，张将军启程前往溪口，就劝蒋出洋和国共和谈等事宜征咨下野总统的意见。

不过，张将军真是太天真了，为了给李代总统创造一个放手和谈的环境，竟然会想到劝蒋自动出洋，岂不是与虎谋皮之举。好在用不着张将军开口，蒋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来意是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这是一个先声夺人，也是一个关门上锁：“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结果，张将军多少天来精心策划的一肚皮说辞，到了溪口，劝蒋出洋的话一句也说不得，只有就和谈问题恭请前总统面授机宜，定夺大计。

与以前的历次国共谈判不同，这一次是中共处于强势，国民党处于弱势。和谈当然是由处在强势的一方，即中共方面开出价钱，再由国民党方面讨价还价了。中共方面的“开价”已经在毛泽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公布，即著名的“八项和谈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

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八项和谈条件”中，令国民党方面最感刺激的，是第一项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因早在两个多月前，中共方面就宣布了被列为第一批头等罪犯的43人名单，蒋的大名赫然列于第一。张治中要与中共谈判，不能不对此表明态度，表示“第一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以消除蒋的猜忌。至于其他条件，张虽表示“都可加以考虑”，但对改编军队问题，认为双方应按比例各自编成；对于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认为双方应保持“同等发言地位”，并“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最大的让步，是同意鄂、赣、皖、苏及汉、沪、宁等4省3市为双方共管。

这是一个“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方案，亦即李代总统所谓的“光荣的和平”。既可以不作为战犯接受惩办，又可以保留一个由自己在幕后操纵的“南朝”，蒋对张提出的这一和谈腹案，自然表示首肯。不过，蒋的政治眼光，究竟要比张治中老到，在他看来，问题绝不会这么简单，不用说拒绝“惩办战争罪犯”一项，绝不会得到中共方面的同意，即对于4省3市“共管”一说，蒋亦认为“中共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因此，蒋明确指示张治中：“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可见，蒋深知以这样的条件，与中共方面“还价”，是绝不会成功的。

溪口期间，张治中可就谈判代表、党务、外交政策、领导方针、内阁改组等事宜，向蒋请示机宜。蒋除一度反对何应钦组阁外，对其他问题，蒋一副“有事好商量”的态度，表示无可无不可。

一切的问题都谈过了，只有劝蒋出洋一事，尽管已遭蒋封杀，但张将军并不死心，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以委婉的口气替蒋分析留在国内与暂时出洋的利弊关系，恳请蒋对出洋事宜再作一次考虑。事实上，张将军自从来到溪口后，发现这里已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与党务中心，不但党政军大员络绎不绝于宁波、溪口道上，而且蒋的幕僚及侍从机构都已原封不动搬到溪口，昼夜不停地在那里处理军政大事，并通过电台与全国各地保持 24 小时联系。显然，只要蒋一天不离开国内，就依然是大权在握的“幕后总统”，这对于南京政府的谈和，不免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但蒋在这个问题上，确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张之出发点，是以和平为重，以国事为重；而蒋之出发点，是以权欲为重，以蒋家为重，“道不同，不相为谋”耳！因此，张虽处心积虑，小心进言，慎为劝导，然蒋一接触到这个问题，不是缄口不语；就是暴跳如雷，每每愤慨地说：“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我是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后来，蒋的态度总算比较和缓，甚至表示：“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的来！他们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纸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之于逼迫。”尽管这只是蒋的遁词，但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张无论如何是不好开口了。

溪口之行，前后共 8 天时间，张将军回忆：“白天蒋和我们逛山水，其余时间就谈话。上午谈，下午也谈，吃饭谈，逛山也谈，晚上围炉也谈，这 8 天中，真是无所不谈。”临别时，蒋亲送张治中及吴忠信下山，并一

直送到宁波机场上飞机，“欢然握别。”

张在溪口备受冷遇，却在立法院大受欢迎。张返京后，应立法院邀请，就和谈问题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据说，“这是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会议中所未曾有过的热烈情形。”就在和谈代表团起程赴北平的那一天，立法院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到机场送行，开立法院未有之先例，这又是让张将军没有想到的。

北平和谈：“知其不可而为之”4月1日上午，张治中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乘中航“空中行宫”号，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开始了北平和谈之旅。临登机前，张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表示“谨慎地秉承政府的旨意，以最大的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张将军此时的真实心境。其实，张将军并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对于此次北平之行的困难程度，张治中有着深刻认识。一个多月来，通过对南京各派政治势力的摸底，张感到南京方面普遍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即所谓“划江而治”，亦即所谓“对等的和平”、“光荣的和平”的口号。而张很清楚：蒋之同意“划江而治”，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目的只在于赢得喘息机会，重新整合力量，徐图反扑而已；桂系之同意“划江而治”，目的只在于联共压蒋，营造桂系主政的局面而已。李代总统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足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是日下午，张治中等抵达北平机场。机场上，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欢迎场面；甚至中共方面没有一位代表到

场迎接；而且，代表团的简单行李也要接受检查。接站的汽车开到代表团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门口，赫然一幅大标语，竟是：“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对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来说，不但是一个“下马威”，更是一帖清醒剂，宣判了南京和谈代表所谓“对等接待”、“对等谈判”等幻想的破灭。

当晚6时，中共代表团公宴南京代表团。餐后，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次席代表林伯渠，邀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次席代表邵力子漫谈。谈话伊始，“周首席”先声夺人，质问“张首席”在赴北平谈判之前，先赶赴溪口谒蒋，“完全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周首席”严正声明：“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首席”不想此事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当即反复辩称谒蒋既是出于礼貌问题，也是为了消除和平的暗礁。然“张首席”的解释，不但不能令“周首席”满意，反而引起极大反感。张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辩解无效，亦不免动了感情。于是，张的溪口之行，成为北平和谈的一桩“公案”，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双方的谈判气氛。

双方同意，和谈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个别交换意见；第二阶段，正式会谈。交换意见伊始，双方即遇到重大分歧，南京代表团（除邵力子外）拒绝接受“惩办战犯”的条件。因为根据中共方面公布的战犯名单，不但已经“下野”的蒋介石，被列为头号战犯；就是仍在台上的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亦赫然在列。

显然，就张治中的立场来说，惟这一条是不能接受。但是，中共代表团认为：李宗仁既已公开宣布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现在又拒绝接受惩办战犯

问题，这不是说并未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吗？战犯问题之外，双方的分歧，集中在渡江问题上。“周首席”明确表示：“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过江，谈成后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可是，从蒋氏到桂系，对北平和谈的最大期望，不外乎就是达成“划江而治”的局面。和谈开始后，蒋为了加大对北平和谈的压力，命何应钦赴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所谓和谈“五项原则”，第一项就是：“双方停战，各守原防，如共军渡江，即宣告和谈破裂。”对于“张首席”来说，“周首席”的强硬态度，中常会的强硬决定，有如两堵高墙，将他挤在中间。现在，既不能取消“惩办战犯”的条件在先，又不能达到“南北朝”分治的条件在后；和谈伊始，暗礁重重，实始料未及。

张治中根据这一情况，提出了新的和谈策略，即在“划江而治”的问题上，不再与中共方面作无谓的争执；但在“惩办战犯”的问题上，坚决表示：“我们绝不能签字。一则南京李、何不会同意；二则我们上午签了字，也许下午就出事了；三则签了字，我们如何回得南京去？只好留在北平了。”同时，“张首席”再给溪口蒋先生去信，痛陈利害，劝蒋“毅然放下一切”，否则，“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亦彻底失败不止。”

“张首席”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得到中共方面的体谅，却未得南京方面的响应。4月8日，在北平香山，中共领袖毛泽东约见张治中，同意不在和平条款中对战犯列名，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时间可以放宽，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可维持现状，解放军渡江可在协定签字后或经过若干时日后进行，等等。4月12日，何应钦

致电张治中，转达南京和谈指导委员会决议：“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因此，“张首席”意识到中共虽在战犯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只要南京方面在拒绝中共渡江问题上仍抱有幻想，则北平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则不复存在。

4月13日晨，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到张手上。张回忆：“当时我一口气把它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并说：“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于自己主观上对和平的痴心梦想所驱使，仍然期望‘奇迹’会出现。现在是完了，在我当时尚且认为‘苛刻’些的条款，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岂有接受的可能？”至此，张认为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无非是从文字、语句等方面，对协定草案作技术性处理，使“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求得南京方面或者能够接受。13日与15日，两次举行正式会谈，中共方面接受了南京代表团所提的20多条技术性修改意见，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正式文本计8条24款，并声明，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在本月20日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就马上过江。

面对这样一个“最后通牒”，张治中无可奈何地说：“也好，干脆！”表示“应该说的话，应该说的理由，通通都说了，说尽了。”不过，张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比方，“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张的本意只在于自嘲，然“周首席”当即予以驳正，认为最近20多年来的国共两党之争，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周同时表示：如果张将军所说的兄弟关系，“是指

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我们很愿意接受。”周的矫正，意味深长。后来，两个代表团的成员，确是成了兄弟关系。

南京代表团回到住处，就是否接受《国内和平协定》问题，形成了最后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但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的道理，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16日，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返回南京汇报，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20日深夜，南京方面发来长篇复电，对《国内和平协定》各项条款大加斥责，表示“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21日上午9时，张治中把南京复电抄送中共方面，请他们再加考虑。中共方面的答复是：解放军已按预定计划，于20日深夜在安徽荻港段强渡长江成功；人民解放军正遵照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命令》，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间长达500公里的长江段，全线发起渡江战役。至此，北平和谈正式宣告破裂。

蒋介石：“文白竟然如此！”

南京拒绝《国内和平协定》，原在张的意料之中。不过，就南京而言，并非铁板一块。李宗仁有些犹豫，白崇禧坚决反对，甚至斥责黄绍竑“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何应钦表示需要研究后答复；其他人有反对的，也有不发言的。顾祝同以最快的速度，把协定送溪口呈蒋。蒋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这是国人对晚清李鸿章的评价。

谈判破裂之后，南京代表团何去何从？这是摆在张将军面前的一个难题。理论上，当然不是一个问题。谈判结束，首席代表的责任，便是率代表团全体成员打道回

府。但此次的情况，太不简单了。说到“打道”，自然是可以的；但说到“回府”，就不那么容易了。

首先，打道回府，“府”在哪里？21日，南京通知23日派出专机，24日将他们接回。但解放军在21日就已突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就在这一天，李代总统与何院长宣布了南京政府的转移计划；总统府、国防部迁上海，行政院迁广州，其他院、会、部疏散至广州、桂林、台湾等地；并规定：23日凌晨2时集合完毕，开始疏散行动。

然而，不等政府机关撤退，历来不肯顾惜他人的汤恩伯大将军（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痛快地拔得头筹，22日就已下令南京军警机关全线撤退。23日晨，当张治中从北平打长途电话到南京时，不要说已经找不到南京政府，就连军警机关也已遍找不着了。所谓的“回府”，哪里还有一个“府”呢？（24日，张接到何应钦函，指示径飞上海；但这时代表团已决定全体留北平。）

其次，“周首席”亲自来做“张首席”的工作，请南京代表团同仁全部留下，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的。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面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和谈则是很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林伯渠、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亦纷纷劝驾挽留，表示：“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代表并不撤退，保持未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